

WO XINMUZHONG DE CIHAI

我心目中的《辞海》

纪念《辞海》动议编纂100周年、出版80周年

辞海编纂处 编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

VO XINMUZHONG DE CISHA

我心目中的《辞海》

纪念《辞海》动议编纂100周年、出版80周年

辞海编纂处 编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心目中的《辞海》/ 辞海编纂处编. —上海:
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6. 12
ISBN 978-7-5326-4874-0

I. ①我… II. ①辞… III. ①辞书—中国—文集
IV. ①Z3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15760 号

我心目中的《辞海》

辞海编纂处编

责任编辑/胡全红 苏轶颖 封面设计/杨钟玮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辞书出版社出版

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.875 字数 170 000

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4874-0/Z · 10

定价: 36.00 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66510725

出版说明

为纪念《辞海》动议编纂 100 周年、出版 80 周年，上海辞书出版社联合《中华读书报》于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3 月举办了“百年《辞海》·我心目中的《辞海》”征文活动，得到广大读者积极响应和踊跃投稿，共得文章近百篇。现择其意隽情深者 64 篇汇集成册，以作纪念。其中部分文章已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发表。

各篇文章，或质朴无华，或以诗抒情，或探究考证，追忆与《辞海》相识、相伴的历程，叙说在书荒年代从《辞海》中获得的知识的滋养、精神的慰藉，讲述《辞海》对自己求学工作的助益，探讨《辞海》未来的发展，提议完善《辞海》中的若干条目。林林总总，无不饱含对《辞海》数十年来的真情爱意，拳拳之心，感人肺腑。作为《辞海》的出版者，感恩无已，谨借片言，敬表对读者的谢意！

全书各篇文章，按照作者姓名(笔名)的音序排列。

个别篇章中涉及一些学术观点辨析，应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，但为了保持作者原意和文章的完整性，予以保留，特此说明。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2016 年 12 月

我与《辞海》割不断的情缘

(代序)

巢峰

2015年是策划和编纂《辞海》100周年,这对于辞海人来说,是十分自豪的大事,是很有意义的大事。大家想一想,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中,有多少有百年历史、定期修订、长销不衰的呢?除古籍和四大名著,大概屈指可数。《辞海》经过几代作者、编者字斟句酌、一丝不苟、前赴后继的奋斗,才取得了这样的成绩。因此,我们格外怀念编纂《辞海》的前辈,特别是伯鸿先生,怀念当年和伯鸿先生一起为《辞海》初版的出版作过贡献的同仁,怀念编纂以后5个版本的作者、编辑、校对和为这一事业奋斗的所有同志。这些前辈和同行中许多人都已作古了,在纪念策划、编纂《辞海》100周年的今天,我们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。

伯鸿先生复姓陆费,单名逵,生于1886年9月17日,祖籍浙江桐乡。他是我国著名教育家、出版家,1912年1月1日创立中华书局,陆费伯鸿任经理。他分析了国情和行情,提出“用教科书革命”和“完全华商自办”等口号,与商务印书馆竞争。

1947年7月9日,伯鸿先生病逝于香港,终年仅61岁,可悲、可叹、可惜。除为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外,伯鸿先生有豪言云,“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”。他认为中国字典十分陈

旧,不合时宜,便与欧阳仲涛、范源廉等,主持编辑了《中华大字典》。《中华大字典》与商务印书馆的《辞源》同年即1915年出版,所收的字多于《康熙字典》,而且校正了4000多条《康熙字典》的错误,成为中国当时最完备的一部字典。1915年秋,《中华大字典》杀青时,伯鸿先生与编辑所长范源廉、《中华大字典》主编徐元诰商议编辑一部10万词条的大辞书,定名为《辞海》,并由徐元诰主编。后历经21年,几易主编,其中列名主编有徐元诰、舒新城、张相、沈颐等4人,而大量实际工作,则为舒新城等所做。《辞海》于1936年出版了上册,次年出版了下册。《辞海》与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辞源》比较,由于借鉴了《辞源》的经验,不仅收了许多《辞源》没有的新词条,而且在释义方面亦有所改进,当时被评论家称为“后出转精”。这就是《辞海》的第一版,对《辞海》来说,可谓“开基立业”。《辞海》出版后与《辞源》一起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案头工具书。中国国内战争时期我军行军要求轻装上阵,毛泽东却要求警卫员始终背着《辞源》和《辞海》,可见这两部书的重要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舒新城先生向毛主席建议修订《辞海》和出版百科全书。毛主席欣然应允,并决定先修订《辞海》,再出版百科全书。经国务院批准,1958年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(上海辞书出版社前身)。辞海编辑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,继承了伯鸿先生“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”的遗愿,以编著《辞海》为己任。我们将《辞海》1936年出版的版本定作为第一版,同时对第一版《辞海》作了“脱胎换骨”的改造,于1965年出版了《辞海》未定稿,即第二版,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出版了第三版。当时,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还没有发表,“两个凡是”的思想仍有市场,

于是许许多多疑难问题摆在了面前。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”“阶级斗争”等条目怎么写？国民党和涉及台湾的条目怎么写？陈独秀、瞿秋白、刘少奇、林彪、康生、谢富治等人物怎么写？不但作者束手无策，主持编纂的领导人一时也想不出好的办法。本人也是负责人之一，排名第五，人称巢老五，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起草了一份《〈辞海〉（合订本）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》，一共 8 条 39 款，直面一个接一个的“疑难杂症”。当时有好心人相劝，“勿为天下先”“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”，但因 1979 年版《辞海》编纂时限太紧，我做好了“再进牛棚”的思想准备，大胆地否定了一系列“左”的提法和观点，从而才使编纂工作进行顺利。

以后确定《辞海》十年一修。十年是一个周期，雷打不动。从而连续出版了 1989 年版（第四版）、1999 年版（第五版）、2009 年版（第六版）。2015 年已在筹划和进行第七版的编纂工作。值得骄傲的是，《辞海》实行连续定期修订制，使《辞海》成为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、与时俱进的出版物。如果说时代是历史的步伐，那么也可以说，《辞海》就是时代和历史的脚印。它与时俱进，吐故纳新，不断修正错误、推陈出新，介绍新事物和新知识。历史和时代每走一步，在《辞海》中都留下它们的脚印。《辞海》的内容有单字、词语，各个学科的用语、人名、地名、事件、纪念日、生物、科技，等等，可谓应有尽有。从收词来看，远胜于大百科全书，是我国最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词典，“对不对，查《辞海》”，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和共识。《辞海》各种版本已累计发行 600 多万套，各学科的分册销售近 2 000 万册，这不仅在我国，即使在世界大型辞书中也绝无仅有。

人生在世，“奉献”二字；服务人民，全心全意。伯鸿先生

在《辞海》1936年版的“编印缘起”中有一段话：“吾缕述困难之原因，其故有二：一则对于编校排印诸君子表示谢意，一则对于后之编辞典者聊效前驱。吾行年五十，从事出版印刷业三十年矣，天如假我以年，吾当贾其余勇，再以一二十年之岁月，经营一部百万条之大辞书也！”伯鸿先生志向之高远，非一般人所能及也！惜先生英年早逝，是中国文化界、出版界、教育界的一大损失。但他的遗言则是对后人的殷切期待。伯鸿先生策划和出版了《辞海》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堪称为杰出的出版家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是一位识人、用人的伯乐。当年他为了邀请舒新城先生主持《辞海》编纂工作，自1923年起，直至1928年3月30日，5年中7次相邀，远胜于“三请诸葛亮”，终于打动了舒新城，舒先生终于复函应允。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，是改造世界、成就大业的三大要素。“天时”“地利”是客观要素，“人和”则是主观要素。人定胜天，六版《辞海》的实践，就是一个证明。

2015年10月26日《文汇读书周报》第六版发表了杂文家李下先生的文章《为什么要重视〈辞海〉的研究》，他说：白云苍狗，世事沧桑，《辞海》的编纂、出版，不仅没有中断，反而越来越有规模、有质量，影响也越来越大。还称许说《辞海》不是一块定型的“化石”。他同意我提出的建立和发展“辞海学”的观点。我很高兴，有了知音，难能可贵。我们既要修订和出版《辞海》，也要鼓励各位作者和编辑开展研究《辞海》，从而开创《辞海》的新局面，找到新的契机，更好地为读者服务。

多年以前，由于《辞海》供不应求，给牟取暴利的“黄牛”钻了空子，盗版《辞海》的现象一次又一次发生。为此，《辞海》曾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打盗版的重点书之一。此一措施，颇有

效果。20年中,盗版《辞海》的现象所见少而又少,几趋于无。没有想到,在当今信息时代,居然死灰复燃,沉渣泛起。2015年10月北京有一家新星出版社,堂而皇之,以老《辞海》为名,翻印了1936年出版的《辞海》,书名为《辞海1936》,版权页上居然厚颜无耻地署上了一——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,以及出版人、社址、网址、电话、传真、法律顾问等,还煞有介事地写上了“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”的字样。这如同拦路抢劫的“英雄好汉”,在一株百年老树下,手中执了一把大刀,对过路的人说:“此山是我开,此树是我栽,有人走此过,留下金钱来。”盗版,如同盗贼,他们盗走了《辞海》作者、编者等所付出的劳动成果,也是对《辞海》这样的神圣出版物的亵渎,是出版界、文化界的大敌。看来只要是金钱时代,盗版现象就像贼和偷盗一样,是不会绝迹的,因而打盗版的举措绝不可停止。

我不是《辞海》的开创者,而是半路出家的“插班生”。我从进入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算起,截至2015年,整整40年了。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一字空”,这句话前半句我做到了,并绰绰有余,但后半句我并未做到。我的文章虽不能说空话连篇,但却不敢妄言“字字不空”。《辞海》在中国声望很高,是人们的无声老师、无墙大学。在舒新城、陈望道先生先后担任《辞海》主编时,我还未进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。我是1975年,即“文革”末期进所的。在夏征农、陈至立主编并肩和先后领导下,我参加编纂了1979年、1989年、1999年、2009年等四版《辞海》。到2015年,我已87足岁矣,已入古人所说的米寿之年,“廉颇老矣,尚能饭否?”至2015年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工作了40年,我与《辞海》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结下了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的深厚感情和不解之缘。我衷心希望上海

辞书出版社在社长为首的领导班子领导下，能重振旗鼓，特别是编纂好第七版《辞海》，并开拓好选题，策划编纂出震动上海、震动全国的好书。书是人编的，要出好书，首先要有一支过硬的编辑队伍，一支过硬的作者队伍。要下定决心，卧薪尝胆，制定好中长期选题和出书规划，在“十三五”打个翻身仗，重现昔日的辉煌！

目

录 Contents

我与《辞海》割不断的情缘(代序)

巢 峰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《辞海》往事 | [云南] 安克富 / 1 |
| 手表换《辞海》 | [陕西] 采 诗 / 5 |
| 《辞海》——终身的良师益友 | [广东] 程争鸣 / 7 |
| 我的启蒙老师,我的启蒙读物 | [福建] 戴志民 / 11 |
| 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——我的《辞海》情结 | [江苏] 丁大勇 / 15 |
| 《辞海》与童年 | [安徽] 丁 玲 / 18 |
| 记忆深处的《辞海》 | [湖北] 丁运时 / 21 |
| 《辞海》伴我三十年 | [四川] 杜 飞 / 25 |
| 我给《辞海》找错 | [安徽] 丰志宣 / 29 |
| 学海无涯 | [广东] 高 加 / 31 |
| 让《辞海》随行 | [山东] 郭瑞三 / 34 |
| 墨香依旧——我家与《辞海》的情缘 | [浙江] 韩月牙 / 37 |
| 《辞海》,心中的依恋 | [湖南] 贺建新 / 42 |
| 《辞海》中的爱 | [湖南] 胡小卫 / 44 |
| 我家的两套《辞海》 | [四川] 贾登荣 / 47 |
| 《辞海》: 召之即来的顾问 | [北京] 金海民 / 50 |

- 《辞海》——我终身的良师益友 [湖北] 匡生元 / 52
- 难忘“辞海”情 [山东] 李本秀 / 55
- 《辞海》待垦的“处女地” [广西] 李飞跃 / 58
- 《辞海》引领我走进精神富藏 [安徽] 李业伟 / 62
- 遇见 [北京] 李云龙 / 65
- 乐为《辞海》改错 [广东] 林 迅 / 68
- 探赜入奥堂——结缘《辞海》三十年 [广东] 刘德坤 / 71
- 有容乃大 [湖北] 刘淑萍 / 76
- 《辞海》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 [山东] 刘依凡 / 80
- 《辞海》——不可多得良师益友 [山东] 刘日章 / 82
- 我的《辞海》缘 [上海] 卢润祥 / 85
- 播撒《辞海》的火种 [湖南] 卢英宏 / 95
- 《辞海》——词语的海洋或文明的砥砺 [甘肃] 陆 承 / 99
- 《辞海》漫谈 [河南] 苗云辉 / 102
- 我教大家用《辞海》 [山东] 彭 波 / 105
- 我为《辞海》提建议 [上海] 彭 靖 / 109
- 我的老师叫《辞海》 [山东] 彭 震 / 115
- 我和《辞海》的故事 [上海] 秦振庭 / 118
- 半部《辞海》起家 [江苏] 邱鸣皋 / 121
- 《辞海》里那深沉的父爱 [贵州] 沙之心 / 123
- 父亲教我学《辞海》 [北京] 沈斯亨 / 126
- 两代人的《辞海》情 [江苏] 施燕祖 / 129
-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——切切《辞海》缘 [黑龙江] 田忠侠 / 133
- 一部《辞海》、一段经历、一点收获 [吉林] 王道功 / 138
- 我的《辞海》情缘 [黑龙江] 王德君 / 142

- 《辞海》——我的大学 [山西] 王 璞/146
- 我的《辞海》情缘 [江苏] 王宗祥/150
- 《辞海》——让我走心的伴侣 [山东] 隗学芹/155
- 把《辞海》娶回家 [湖南] 西 街/159
- 怪癖 [重庆] 谢 勇/163
- 我的《辞海》情缘 [陕西] 邢渭林/167
- 《辞海》——我终身的老师 [江苏] 徐海燕/171
- 《辞海》之歌 [河北] 杨嘉亮/174
- 母亲的手抄《辞海》 [宁夏] 杨远辉/180
- 一本烧焦的《辞海》 [安徽] 查海燕/184
- 三代人的《辞海》情 [山东] 张海龙/187
- 《辞海》是我腾飞的双翼 [湖北] 张 军/189
- “偷来的”《辞海》 [上海] 张孝永/192
- 一本没有扉页的《辞海》 [山东] 张延彬/197
- 《辞海》缘情 [安徽] 张 勇/200
- 追“风”之路,我的《辞海》情缘 [山东] 张忠强/203
- 《辞海》帮我隔着高中上大学 [山东] 张作光/208
- 未圆的《辞海》梦 [辽宁] 赵 凯/211
- 我收藏的四个版本《辞海》 [河南] 赵亚山/215
- 戈壁滩上的《辞海》故事 [四川] 钟志红/220
- 我的《辞海》缘 [贵州] 周康尧/225
- 一部《辞海》平“天下” [安徽] 朱西岭/228
- 《辞海》情缘 [浙江] 子 张/233

《辞海》往事

[云南] 安克富

记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有一门必修课现代汉语，其中有一节，即工具书的介绍。在介绍到《辞海》的时候，是把它当作大型工具书介绍的。读到那一节，心想，要是有一部《辞海》就好了。那个时候，一般书店是没有卖的，即使有也买不起，当时只能想想，等工作了，领了工资，再买不迟。算是安慰安慰自己。好在一部《辞海》在当时还不是那么急需。

后来来到了一所中学教语文。大约是1990年或是1991年的一个教师节，小镇的新华书店到我校祝贺，送了一部《辞海》给学校。那么一大本工具书，摆在校长的办公桌上，极为显眼。每当有事到校长办公室去，总是眼馋。临走之时，免不了多看两眼。有时校长不在，便趁机翻看翻看，与《辞海》来个亲密接触，好像真的在翻检几个难字似的。校长是教数学的，一般来说，《辞海》对他只是一个摆设而已，没多大作用。《辞海》在他手里，在我看来，有些明珠暗投的味道。要是新华书店送给我，那多美啊！可这是不可能的。人家凭什么送你？你是

谁？想想罢了。像我们一线上课的普通老师，想要《辞海》，还得立足于自己掏钱买。有一天，我发觉校长办公室的《辞海》不见了，跑到图书室去看，没有。八成被校长拿回家去了，或许是他转手送人了。那个时候，公家的东西，比如一本书，一不留神就无影无踪了。

教学中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。在教材里，有些较难的字，课本会注音，会解释。但个别可以说最难的字，课本反而没有注音，也没有解释。大概编者在编书的时候也拿不准，又懒得翻翻《辞海》之类的工具书，于是造成最该注的却没有注的现象。这种字，一般工具书自然翻不到，此时此刻，我想起了《辞海》。还有，高中语文复习资料上，有很多文言文选段，大都是从《二十四史》选编的。文段中，经常遇到难认的字，记得大多是人名，一般工具书翻不到，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又想起了《辞海》。

是到了该拥有一部《辞海》的时候了。

2004年春天，到省城开高考研讨会。会议间隙，别人都在逛街，我却独自徘徊在新知图书城。“舍得辣子下得酱”，我狠狠心，一次买了两部书：一部就是《辞海》（1999年版普及本缩印本），标价260元，九五折成交；另一部是《辞源》。两部书花去近五百元，加上另选的几本书，总共接近七百元。作为一个读书人，一个爱书人，进一次书城买几本书，花去一二百，比较常见，但我那次可算出手阔绰了。回家的时候，别人大包小包大多是衣服之类，我提着用牛皮纸捆好的两包书，沉甸甸的。手提酸了，麻了，但我感到充实得意。在写字台旁边，我特意摆了一张桌子，用来摆放我的《辞海》《辞源》等工具书。有了那张桌子，翻阅起来也觉得方便、宽敞。每当读书读累的

时候,看看桌上的《辞海》,仿佛是一种安慰,有时即使不翻检,只是摸摸,或者抱在胸前,也觉得是一种享受。

其实,本地的书店也有《辞海》这部工具书,可摆在那里,被人翻来翻去,品相不好,有污渍、有破损。所以,我选择到省城的书城购买。后来,我在本地小城又订了一部《二十四史》。

有了这三部书,高中语文,尤其是文言文中出现的难字难词,包括语段的校对等问题,基本上能得到解决。有了这三部书,我觉得自己在语文组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。老实说,其他老师一部也没有。他们条件好的有一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有一本《古汉语词典》,一本成语词典,一本《唐诗鉴赏辞典》,不错了。我呢,还陆续买下了十来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鉴赏辞典系列。我发现,高考练习、高考仿真题,甚至高考题的古诗文部分,大多数从这些辞典选材,为了充分备课,这些资料是越多越好啊。

当然,在众多资料中,我最心仪《辞海》。至少,它满足了 my 虚荣心。碰到难字,有老师常拿来问我。如果我认识,我自然回答了;如果我不认识,我就去问《辞海》。周围的老师都知道我有《辞海》。别人没有,我有,这种感觉实在很妙。有老师开玩笑说:“把你的《辞海》拿到办公室来,让大家翻翻,也算是资源共享。”我说:“那么好的一部书,拿到办公室,丢了怎么办?”那么好的一部书,别人见了,完全可能会见财起意。即使无人觊觎它,在翻阅的时候一不小心掉在桌子上,或者掉在地上,那就完了。要知道,我那部《辞海》,有三四公斤重,沉甸甸的,别人拿在手里,完全可能不习惯,不方便,甚至拿不住。好在别人只是开开玩笑,并不当真。

如今手机普及了,电脑到处都是,用起来也比较方便。然

而，在查阅字词，翻检资料的时候，我还是喜欢《辞海》，翻着它，放心，踏实。而电脑上的那些东西，泥沙俱下，真假难辨，叫人不放心，不敢用。还是保守点好。

当然，偶尔也会碰到几个稀奇古怪的字，《辞海》也翻不到，那就只好干瞪眼了。虽然这种情况很少很少。于是，我异想天开。《辞海》收字两万多，而中国汉字近五万，剩下的两三万字虽然极为生僻，《辞海》也应收进去，这对《辞海》的篇幅影响应该不大。因为那些字，意义少，相应的词汇也少，将现在的版本再增加四分之一，大概足够将其一网打尽了。如此一来，岂不皆大欢喜？辞海辞海，辞之大海，岂不名副其实？《辞海》容量大，品位高，我还觉得，在我所知道的工具书中，其名字还是最好最响的，简洁、干脆、大气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其中有一“海”字。辞海，既然是“海”，既然是辞之大海，为什么不可以把所有的汉字都收进去呢？但愿我的这个辞海梦能够早日实现。